

北图馆藏昭槎《蕙菴堂烬存草》抄本

陈金陵

南阳民，生何苦

“南阳民，生何苦？中丞苛虐猛如虎，威令稍忤立捶楚。双沟贼首驱民来，千呼万唤城不开。中丞匍匐若鼯鼠，偃旗息鼓藏草莱。朝献捷，暮献捷，捷书日上马汗血。官军四合三万人，何尝与贼一相捷。今日掠民妇，明日捉生民，贼徒屠斫饱颺去，护送出境争策勋！中丞凯还喜交嗔，督催供给胡不均？朝征羊豕，暮索金银，囊橐饱载，马行辚辚。中丞未至，贼肆掠；中丞既至，逃无所。昔曾畏贼今官府；南阳民，生何苦。”（昭槎《南阳民》，《蕙菴堂烬存草》卷二）

这是一首反映清代中期，以白莲教为旗帜的农民义军胜利地驰骋于南阳地区，痛击腐败清朝官军的诗句。作者比较真实地揭露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，军队朝夕报捷，“捷书日上马汗血，”其实却不敢、也未曾一战，“何尝与贼一相捷”，甚至出现“中丞匍匐若鼯鼠，偃旗息鼓藏草莱”的丑态。他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，指出官军对民为害尤甚，“中丞苛虐猛如虎”，征索不已，人民被迫逃无所，“昔曾畏贼今官府”，喊出了“南阳民，生何苦”的呼声！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样的诗句不是出于科场失意、仕途受厄的文人之手，而是出于一位满族宗室贵族之笔，尤令人深思。

这位宗室贵族就是《啸亭杂录》的作者礼亲王昭槎。这首题

为《南阳民》的诗句，载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珍藏的《蕙荪堂烬存草》里。

《蕙荪堂烬存草》一书，五十五页，高二十四厘米，宽十七厘米，第一卷署名“昭槎颛顼老人录存”，第二卷为“颛顼老人”。书里首页写有如下的说明：

余少耽吟咏，寒暑不辍，至乙亥冬，手订三十卷。不意身罹罪戾，诗草尽被悍仆焚毁。幸他室有幼岁所著者，今已录出。其丙辰、丁巳、戊午、及庚申至甲子，戊辰至乙亥，十数年之作，皆湮失无存。曷胜搥腕！今于暇日，将记忆者丛录二卷，以存梗概，诗之工拙，不复计也。己卯夏日书。

从昭槎的说明来看，他曾有一部三十卷的诗集，却因“身罹罪戾”而没有能保存下来。但他终于“将记忆者丛录二卷”，所书“己卯夏日”，为嘉庆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年）。这部题为《蕙荪堂烬存草》的诗集，可以说是他的诗集的选本，又是他再创作的修正本。他所录存的诗，除少部份为写景、咏物、应酬之作外，相当多的诗篇表达了他对时政的不满，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。他的“身罹罪戾”的遭遇，与诗的谴责朝政的内容，都不可能使他象许多宗室贵族一样来刻印自己的诗集，而只能作为诗稿保存下来。但它为我们研究清代中叶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。

昭槎写有如《南阳民》这样同情劳动人民苦难的诗句，还有《闻道》（十首）：

闻道荆襄北，潢池有逆图。酿成由酷吏，激变起萑苻。
浩叹军无律，空闻法有诛。（其一）

军阻当阳郡，梯辇计未成。赤眉坚诅誓，白面坐谈兵。

赏已酬辛甲，功仍待癸庚。鲁连谁企及，一纸下燕京。
(其二)

吕母兴东海，征娥乱越裳。如何女子队，兵气迫高兴。
宝镜辉帷幄，明珠耀衿裆。须眉竟谁在，巾幗肆猖獗。(其八)

由来群盗起，大半迫饥寒。(其十)

在《闻道》诗中，昭槤实际上揭露了白莲教起义的重要原因，“酿成由酷吏，激变起萑苻”，“由来群盗起，大半迫饥寒”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官逼民反”。他抨击清朝官军的腐败，“浩叹军无律，空闻法有诛”，“赏已酬辛甲，功仍待癸庚”之类的无法无律，冒功报捷等现象。义军声势之大，特别是劳动妇女的斗争，使得这位满族宗室贵族也承认“巾幗肆猖獗。”

几人能翹直

清代自乾隆中期以后，吏治日趋腐败，自然灾害频繁，黄河夺淮，人民遭灾，清廷间或有所赈济，而贪吏冒报户口，中饱赈济钱粮已成通病。“淮安报水灾”，进士出身的试用县令李毓昌被派前往查核。“故事，凡委员往，漫不省察，惟收陋规而已。山阳令王仲汉，贪吏也，有冒增户口事”，为李访察，“将欲举发”。王仲汉竟阴结仆役，将李毒死。昭槤不只是将此事详叙于《嘯亭杂录》，又写有《纪李大令》一诗：

黄河倒灌侵两淮，大吏賑恤纾民灾。有司把持伊奇货，鳞册萃会名浮开。维公查核窥弊窦，痼疾在抱萦心怀。百万化鱼悲赤子，何可琴堂纵奸宄。……中宵杯酒置酖毒，孤臣耿耿身弃捐。

昭槤在诗里称赞李毓昌为耿耿孤臣，以抒发自己的耿耿情操。

乾隆中期后，和坤操政，卖官鬻爵，骄横肆虐。有人劾其家奴，竟遭惩处。时有御史谢阶树（芑泉）敢与之斗争。昭槤以诗赞他：

解冠巡京兆，端严拒请托。何来冯于都，驱车日轻薄。
我公立捕治，双轮付融爝。权门王给事，剽腴助威虐。

原来是“嘉庆初，和相当权时，其奴隶抗纵无礼，无敢忤者。公巡南城，遇其妾兄某，驰车冲趋从。公立命擒之，杖以巨杖，因焚其鞞，人争快之。王给谏钟健希和相意，劾罢公官”。（《啸亭杂录》卷十）昭槤以诗补史，颂扬与权贵斗争的谢阶树。

嘉庆皇帝亲政，称“朕以皇考之心为心，以皇考之政为政，率循旧章，恒恐不及”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嘉庆四年上谕档），无意改革乾隆晚年的弊政，守成局面也就每况愈下。直言敢谏者少。昭槤颇有所感地在一诗写道：“台谏官威濯，簪毫侍禁垣。几人能戆直，名不忝陪鹓”。他在另一诗里褒奖一度为军机大臣的桂芳，“枢轴参机务，绳衡性鸷刚”，因为桂芳敢于嘲笑位居太保的首席军机大臣董诰，一味迎合皇帝，“模稜嘲董晋。（原注云：癸酉秋，兄奏草示董太保。曰：‘恐不当上意’。兄曰：‘此何时，尚循迎合旧耶’。太保惭谢。）”

古今互讨论

“倘逢冠盖辈，切莫与谈文”，是昭槤交友的一个原则。他与许多名士如姚鼐、钱大昕、法式善等常有唱和，甚至过从甚密。

姚鼐的逝世，昭槤为他所写的挽诗云：“忆昔承欢鲤庭侧，

朝夕谈文示轨则。海内惟推姚武功，斥弃名流俨槁植。年年江上通鱼书，每值开缄愧不如。……心承父训轻当代，余蒙两世重交情。”足见，他与姚鼐有两世之交，朝夕谈文之谊，并“年年江上通鱼书”，与离京的姚鼐保持着经常的通问之好。

昭槎推崇钱大昕，有“耆儒推贾郑，吴苑久持衡。生寄一编守，死传千古名”之诗，表示对他的哀悼。

蒙古族学者法式善，京师与北方士人推为诗坛之宗。他关心时政，曾于嘉庆皇帝亲政之初，提出了维新的口号，而受降调之惩处。（见《清仁宗实录》嘉庆四年十二月甲申。）昭槎与他“交最笃，讨论天下事，颇识窍要”（昭槎《啸亭续录》卷四）。法式善病故，昭槎的挽诗：

谈天说项意筒傲，妙口纷葩驱雄辩。韶光别去五日余，
何堪匆促通讣书。……忆昔同君订缟纻，胶亲兰契肝肠露。
秋灯春雨久徜徉，事功每求将伯助。……惟我知君品孤高，
从今激切同谁论。

昭槎与法式善之交，系满蒙兄弟民族士子的“胶亲兰契肝肠露”。昭槎曾多次以宗室贵胄之尊，亲赴法式善宅第，对他的生活、读书等情况有较多的了解。法式善的逝世使昭槎很悲痛，有“从今激切同谁论”之感！

嘉道之际，某些有识之士“以风雅之才，求康济之学”，相结为“宣南诗社”。（见朱绶《宣南诗会图记》）林则徐曾参与宣南诗社的活动，颇受史学界的注视与研究。昭槎与早期宣南诗社的重要成员谢阶树、鲍桂星、吴嵩梁也交谊颇深。《蕙荪堂烬存草》诗稿为我们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提供了新资料。

谢阶树赴陕西典试，昭槎有诗相赠，“谢传中年信简狂，风轩尽日醉壶觞。……三秦兵燹初销歇，慎伤哀黎倍可伤”。望谢

能在陕体谅兵燹初歇的黎民百姓。昭槤与谢阶树曾一起“古今互讨论，潸然清泪落”，勉之“方期励臣操，良治时踴跃”，对于谢的逝世，哀叹“岂惟痛知交，朝野共惊矍。”

“佯然抱被出长安”的吴嵩梁，昭槤忆及他们“夕阳樽酒饯河湄，犹记西园会晤时。腊日讌游嫌旧酿，无辰投刺夹新诗”。可见，他们在京师时有诗酒之会。在另一诗里，昭槤说他“独坐空亭日易昏，故人书剑返江村。……何时短艇逢中渡，风雨相思好细论”，叙其相距两地相思之情。

嘉庆七年，鲍桂星曾馆于昭槤府邸。鲍督学湖北，昭槤有诗相赠，擢升内阁学士，有诗志喜：“荆南久督学，三载勤劝课。楚材尽收录，秋命返归旆”。“实为社稷臣，朗抱非碌碌。”昭槤视鲍桂星为他的“畏友”，曾自述，“又余挟优过其寓，公拒不纳，其严厉也，若此”。（《啸亭续录》卷三）嘉庆十九年，鲍桂星为人所陷，被革职，不准回籍，令在京闭门思过，责五城御史严察，“如私著诗文有怨望诽谤之词，从重治罪”。（《清史稿》本传）昭槤有诗慰之：

君性本飒爽，蛾眉遭众嫉。劝海属吏语，忠诚贯天日。
……堪惜干将材，明时遭废黜。……岂容梗概臣，蜗庐久抱膝。

龚自珍在京师任内阁中书时，颇受昭槤的教益。龚“于内阁故事最洽熟，识故礼亲王昭槤，多习当代典制”。（吴昌绶《定庵先生年谱》）道光时，龚自珍说，“故和硕礼亲王讳昭槤尝教自珍曰，史例随代变迁，因时而创”。“王于天聪、崇德以降，琐事丕事，皆说其年月不误；每一事辄言其源流正变分合，作数十重问答不倦。自珍所交贤不贤，识掌故者，自程大理同文而外，莫如王也。王没矣，无以报王。执事在史馆，谨述绪言，代

王贇之执事。”^①我们从中可看到龚自珍对昭槎的推崇。

昭槎在与这些有识之士的交往中，常“古今互讨论”，“计论天下事”等，使得居于王府的宗室贵族，能对社会状况与时弊有所闻知，写出了如“南阳民，生何苦”的诗句。

何须吊泪罗

宗室贵族昭槎间或在某些诗句里，发出同情劳动人民的呼声，并不意味着其维护封建专制王朝统治的立场有何根本改变。他的《蕙荪堂烬存草》诗集的《癸酉纪变》一诗，以其镇压天理教林清起义，“手自戮巨鲸，衣襟半渍血”，沾满了农民义军的鲜血而表白他对嘉庆皇帝的忠诚。他为清军镇压滑县农民义军的成功而写有《滑县大捷》之诗。

昭槎对封建皇朝的忠诚，并不能取得嘉庆皇帝的欢心。清代王室贵族都留居京师，由宗人府管理。宗人府既维护宗室贵族的特权，又为皇帝对诸宗室成员实行监督，以防其有越轨不忠之行径。王府的属吏，从长史、侍卫、到太监都由宗人府派遣，诸王不能自择任用。亲王犯罪，其长史、侍卫、太监都得受株连，以加重监视亲王之责。昭槎于嘉庆二十年身罹罪戾，很可能就是王府属吏、家人密告导致的。

昭槎原系顺治礼亲王代善的后裔。他的父亲永恩于乾隆十八年袭康亲王号，四十三年仍复礼亲王之爵。嘉庆七年，昭槎受封不入八分辅国公，十年袭礼亲王爵。嘉庆皇帝即位之初，一度让其兄弟成亲王等管理军机处、户部，只有十个月便立即罢直，再不假以事权。对于其他亲王贵族，也有所防范。昭槎作为礼亲王，不过只是一个没有事权的食禄闲王。他与一些士人往来，议论世政，嘉庆皇帝不可能毫无所闻。嘉庆二十年，昭槎被革除王爵，实际上是借机翦除，轻罪重办。

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，御史奏拾讦告昭槤的匿名帖，言其与大臣口角，指责该大臣入朝值班晚到与审案受贿，以为凌辱大臣。嘉庆皇帝立即交与亲信大臣“密行查访”。二十四日，嘉庆皇帝召见被昭槤“凌辱”的大臣。二十五日，经内阁明发谕旨，将昭槤交与宗人府王公会同军机大臣“严行查问”，并派大臣前往他的府邸“查起非刑器具”。在这个明谕里，“凌辱”大臣等款，都言明据某人所奏，唯独“又闻伊家管事之人称军机中堂，此一款最重”，（《清仁宗实录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丙午）却没有说明有何所据，只称“又闻”，显系有不便明言、难言之处，很可能从密报中得来。二十六日，嘉庆皇帝将昭槤革除王爵，圈入宗人府；随即定案圈禁三年。次年六月，嘉庆皇帝以查阅旧例，似嫌惩处过重，方允提前释放回家。嘉庆皇帝死去之前，再没有给他任何恩职了。直到道光二年，新皇帝坐稳了宝座，才赏给他一个宗人府候补主事。所谓昭槤辱骂大臣只是单方面的讦告，不足为据；而非刑虐待家人是当时王室贵族的常习，何致动辄削除王爵，圈入宗人府。嘉庆皇帝谕旨以“伊家管家之人称为军机中堂”为最重罪款，以及“妄自尊大，目无君上”等字样，（《清仁宗实录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丁未）暴露了他从重惩办昭槤的用意，而显示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。象昭槤这样稍知社会下层劳动群众苦难，有一定见识的宗室贵族，并不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皇帝所容。

昭槤受到圈禁宗人府惩处后，写有如下的诗句：

孤洁叹累臣，颠危剩此身；荣枯天所赋，谗潜尔何人？
故宅花无主，圜扉草不春；朝来慵洗面，惟有泪沾襟。

“谗潜尔何人？”表示他对“累臣”之厄的不满。“惟有泪沾襟”，正是一位贵族囿于府邸，只着重于个人逆境而表示的沉痛

心情。昭槿也就“日与群优狎处，自亦能唱戏”（《骨董琐记》卷三），来表白他不议时政，以自娱来保全自己。

但是，昭槿是一位有见识之士，他写了“何须吊泪罗”的诗句，以示其“骥负车盐志不磨”。

剑埋黑狱光仍烛，骥负车盐志不磨。……赋成鹏鸟谁相惜，婞直何须吊泪罗。

他在晚年致力于《啸亭杂录》的著述，并将湮没无存的诗集，从记忆中再行录出，某种程度上实现了“骥负车盐志不磨”之愿，以保存当时历史的一些真实面目。

注：

①龚自珍：《与人笺》，《龚自珍全集》，三四三—三四四页。年款为道光二年闰三月，与爱新觉罗宗谱所记昭槿卒年为道光九年，不合，疑有误。

